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天空之城



唐缺 | 碎石 | 国家奇幻地图 · 石家庄 | 苏冰 | 夏笳 | 加菲 | 老鱼 | 水泡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NIZLANDS

· 天空之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幻想. 天空之城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04-1256-1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419号

九州幻想·天空之城

作 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刘 洋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2.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04-1256-1

定 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故 事 开 始 的 地 方

【文】夏笳

死胖子恰好君对我说：“写一篇与开学有关的刊首来吧。”

我大惊：“开学？！”

刚刚回到家里吃饱喝足躺在床上吹空调，你跟我提开学？！

突然间空调不再给力凉席不再爽滑夏天不再漫长，窗外的蝉鸣变得聒噪而刺目的阳光竟有了九月的味道。

词语是有魔力的，死上班族外加死毕业生恰好君，就这样对我一个即将入学的死学生下了诅咒，于是我打开电脑戴上黑框眼镜烧起热水捧一杯茶，半夜三更亮一盏灯，脑袋里神游八极地发呆。

不知为什么，说起“开学”这两个字，眼前浮现出的第一个画面总是来自《哈利·波特》，伦敦阴郁潮湿的天空下，圆脸戴眼镜的小男孩推着行李车匆匆跑，冲进墙壁，冲进九又四分之三车站，小火车冒着白气呜呜呜开来，车窗外面，一整个凡尘俗世被抛在身后，不管是魔法课或者魁地奇，斯内普教授或者伏地魔，都是那么那么让人期待。

第二个画面，则来自于岩井俊二的电影。日本开学在四月，阳光里樱花飘零如雨，少男少女们身穿制服，雪白小腿与漆黑长袜，那样青春而又那样紧张地跑着，仿佛被什么太过美好的东西追赶，陡然间一回眸，茕茕白兔般仓皇的眼神，明澈到让人心碎。

以上这些美好画面都是人家的，于我自己，似乎只剩了有关假期作业的伤痛，开学前最后一天，熬夜干掉一座山样的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理生物政治历史生物习题，黎明时收拾书包洗脸刷牙去学校报到，回头看见镜子中的自己，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还记得有一年寒假，最后一天恰恰是端午，外面街上有小孩子挑着灯笼嬉戏玩耍，我却趴在窗前熬夜苦战，短短三小时里连写四篇作文，最后一篇干脆名为《端午节之夜》，写这热闹的夜晚里，一个被因家中补作业的初中生孤寂而苦逼的心情。

结尾一句写道：“望着窗外满街灯火，我笑了，但眼角流出的泪水却不是因为笑的缘故。”

日后翻起这篇作文，很是惊诧于自己年纪轻轻就能写出如此■痛的句子，也因此把那份苦大仇深记得分外清楚。

上大学后，算是永远与假期作业说了再见，可不知为何，开学反倒变得越来越不值得期待，收拾行囊，整装出发，千里奔袭杀往异国他乡间小小宿舍，人困马乏后又要抖擞精神迎接新学期，早起占座交作业晚自习之类，课业繁重食堂饭菜又乏味，日复一日只恨何时才是个尽头。

直到开始谈恋爱——放假开学都有人到车站接送，于是对陌生的城市渐渐生出眷恋。

天长日久，不经意间习惯了放假与开学，仿佛阴晴圆缺悲欢离合一样，再自然不过的节律。

今年六月，我与几个朋友坐在北大的食堂里吃饭聊天，聊一些前尘往事，聊即将到

来的许多计划与期望。刚刚经历一场兵荒马乱的毕业，校园里显得空寂，树叶子在有些阴郁的天空下哗啦啦摇晃。

聊起我们几个最初的相识，那还是在在上上次毕业之前，“还记得吗，四年以前……”说出这几个字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像做了场梦，梦中已然是四年以后，我是一个再次从这学校里毕业的女博士，穿着四年前的旧衣裳，坐在同一个地方与同一群朋友聊天。朋友们各自结了婚有了孩子，或许在哪里买了房，或许开来车停在楼下。我们点了同样的菜吃着聊着，窗外是同样一条寂寥的路，同样哗哗作响的树叶子，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我忍不住开口说：“还记得吗，四年以前……”就在那一瞬间魔法解除，我被打回四年前，打回此时此刻那一瞬间。

黄碧云说：“我会发觉我原来是一只蝴蝶，很偶然的，经过了生。”

于是我想，大概自己也是一只蝴蝶，偶然地经过了开学，开学然后毕业，毕业然后开学。

于是我明白，为什么每次提起开学，心里总惴惴地不安，因为“开学”这个词汇，总是与“毕业”捉对出现的。

如同生与死，如同起点与终点，如同故事的开头与结尾，如同最初的邂逅与最终的分手。

曾经想写一个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闲暇时总在脑海中勾勒描绘那故事的开头，一遍又一遍。

时间是九月，秋高气爽的九月，阳光穿过流云遍撒大地，我的主角是芳龄十八的青春少女，手脚细长额头明亮，依旧穿着夏天的牛仔短裤和凉鞋，依旧满面孩子气，拖着行李箱冲冲走进校门，走在宽阔的林荫道上。林荫道上的树叶子哗哗抖动，筛下满目碎金，道路两边人声喧闹红旗招展，尽是一派新鲜气象。我芳龄十八岁的女主角立住脚步，抬头挺胸握紧双拳，向这世界大声说出她的宣言：

“这是我故事开始的地方！”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

我想我的故事，永远停留在那一刻就好。

2010-8-19 夏笏 @ 西安

九州

青石风物志

一篇味道独特的文章，作者对于青石城想必了然于胸，才能写出如此真味的文章来。

九州生物志·美人莺

两年之后，终于翱翔于天。

九州小说/设定构想/周边八卦投稿邮箱：

恰好：Lbfqiahao@live.cn 老鱼：Oldfish9@live.cn

Contents

目录



001

九州·丧乱之瞳(三)/唐缺

049

九州·青石风物志/贾焚客

062

九州·风雪歌/岳然

075

九州生物志·美人鸢/燕然

080

美人鸢/苏梨

086

周天·杪椽城(四)/碎石

126

梦俱/Kazuki

144

石家庄的庄/花布

155

返魂香/赖尔

179

老鱼有话说+老妖问答/老鱼

181

河络图纸/加菲

184

九州通缉令/冥灵

186

九州高校新生指南/加菲

183

老妖大爆炸/水泡

186

如果不宅

188

战九州英雄考

丧乱之瞳（三）

【文】唐缺

001.

十七年前的那个夜晚。

那个鬼魅一样的女人被拖了出去，但风笑颜也已经睡意全无。她再也不想在这间屋子里呆着，于是爬了起来，连袜子都没穿，套上鞋子就跑了出去。没有谁在意她的行踪，因此她很轻松地溜到了院子里。

风笑颜在风家的大宅院中是孤独的，没有人陪她玩，甚至没有人乐意和她多说半句话，而她的年龄也不过只有三岁多，所以除了极少数经常逗留的地方，风家的

大部分对她而言，就像是一座庞大而复杂的迷宫。风笑颜没走出几步就后悔了，只觉得身边鬼影幢幢，似乎每一棵树都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妖怪。

她吓得都要尿出来了，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却觉得四面八方的方向都混淆了，根本记不得该走哪条路。她正在瑟瑟发抖，不远处忽然亮起了几点飘渺的灯火，她拼命迈着两条小短腿，吭哧吭哧跑向前方微弱的光明，然而刚刚靠近，她却一下子呆住了，下意识地藏到了一棵大树后。

她又看到了那个女人，但此时那女人已经被牢牢捆绑起来，嘴也被堵住了，只能勉强挤出一声呜呜咽咽的声音。女人的身躯拼命地颤动着，却无法摆脱束缚，被几个强壮的男人抬着向前行进。风长青走在队伍的最后，不断催促着，声音里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狂怒。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形容可怖的女人却让风笑颜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熟悉感。她像着了魔一样，悄悄地跟在后面。她发现自己已经踏入了巨大的风氏宅院的一个偏僻死角，那里有着好些废弃了的旧屋，据说有很多亡魂在此肆虐，所以她平时从来不敢靠近。但现在，在一种莫名的冲动的驱使下，她以自己从来不曾有过的勇气跟了上去。

女人被抬到了一间歪歪斜斜的旧屋外，一个男人一脚踹开了门，看其他人的动作，大概是想要把女人扔进去。风笑颜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切，一不小心被一块断砖绊倒了，令她发出了一声惊叫。

这一声惊叫清晰地传入了女人的耳中，她的挣扎立即开始加倍地剧烈，咽喉里发出的呜咽声也愈发响亮。突然之间，女人身上闪烁出一阵淡淡的白光，并慢慢分化为七彩的光芒，许多年后风笑颜才知道，那是秘术师的精神力失控的征兆，这是任何一个秘术师都最不愿意面对的绝境，因为失去控制的精神力将会疯狂反噬，将秘术师的肉体彻底消灭。

啪啪几声脆响后，所有的绳子都断裂开来，一股无形的力量将男人们撞出去数丈远，女人倒在了地上，但很快又爬起来，摇晃着身躯，一步步走向风笑颜，浑身的骨骼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身上的光芒绚烂夺目，旁边的风长青等人都不敢去拦阻她。

风笑颜吓呆了，眼睁睁看着女人向自己走来。女人的面孔已经扭曲得不像样，显然是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浑身上下忽而发出狂风呼啸的声响，忽而冒出红色的烈焰，忽而跳动着幽蓝的电火花，那是已经完全失控的秘术力量。但她还是坚持着走向自己，堵住嘴的布片不知何时已经弄掉了，已经变形的口中不断发出奇怪的叫喊。

仿佛是一道闪电劈开长夜，风笑颜发现自己听懂了那不断重复的叫喊声。

“女儿……女儿……”女人用尽自己最后的生命力量凄然长呼，然后她的身体

猛然炸裂开来，破碎的尸块四散迸裂，飞溅的血雨令整片空气中都弥漫着血的气味。

第二天风长青很难得地主动来看她，他更加难得的脸色相当温和，牵起风笑颜的小手，带着她重新走上了昨晚那条惊心动魄的偏僻小路。他带着风笑颜走进了那间女人差点被扔进去的小屋外，刚刚打开门，呛人的臭味让风笑颜立即咳嗽起来。

“愿意的话，自己进去看看吧，”风长青叹息着，“你的母亲发疯了，但她是咎由自取，所托非人，已经成为了家族的耻辱，你年纪还小，根本无法想象你父亲究竟做过些什么……但我还是让你随了母姓，不管父母有多大的罪孽，你终究还是我们风氏的血脉。去吧，看一眼，然后我会让人把这间屋子烧掉。从此以后，不许你再提到她半个字。否则的话……”

他的眼睛眯缝起来，表示着一种明确的威胁。风笑颜脑子里晕晕乎乎，也顾不得想那么多，钻了进去。进门之后，那种黑暗与压抑的感觉更加令人窒息——那扇所谓的门，其实一直是用钉子钉死的，整间屋子只有一个小小的、狗洞一样的开口，大概是用来往里面送食水，往外运出便溺之物。所以昨天夜里，人们打开这扇门用的方式是抬脚猛踹。

这是一间外面的人无法进入、里面的人无法出来的囚牢，以至于风笑颜很难想象，在昨天那个惊悚的深夜，女人是怎么硬生生从那个狗洞大小的缺口钻出去、只为了看她一眼的。

她就那样盯着自己，用仅剩的右眼死死盯着自己，好像要记住自己脸上的每一处细节。

“她在这里关了三年，从来不能出去，因为她疯得太厉害了，身上又有秘术的底子，放出去会非常危险，就像昨晚一样，”风长青的声音从外面飘了进来，“我也不知道是谁把你的居所告诉了她，也许是某些同情心过剩的仆妇，但她们不知道，那样其实是在把你推向极度危险的境地，她随时可能失去理智杀了你。”

“女儿……女儿……”女人的身体化为了碎片。

风笑颜没有搭腔，打量着她母亲拥有的一切，但其实那些都完全是些污秽破败的杂碎垃圾，根本不值一提。只是等她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小屋的黑暗后，她惊奇地发现，整座小屋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字。风笑颜儿时只有三岁，刚刚学会写“一、二、三”，连“四”都还没开始学，所以完全看不懂那些字究竟写的是什么。但出于对形象的出色的辨识能力，她还是看出来，所有的那些字其实都是重复的。

一共只有六个字，反反复复地不断重复，从床边开始，延伸到墙壁的每一处角落。三年时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女人就关在这间黑暗脏乱的、从来不点灯也没有镜子的小屋里，用偷偷藏起的小石块一笔一划地写着那六个字。

女人走向自己，不顾一切地走向自己，哪怕马上就会粉身碎骨。

风笑颜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决定：不把这个发现告诉风长青。她在地上摸到一块小瓷片，也许来自女人发疯后摔碎的饭碗，然后卷起袖子，以最快的速度强忍着疼痛，依葫芦画瓢在自己左臂上划下了那六个字，然后她卷好袖子，若无其事地出了门。

风长青牵着风笑颜的手，快步离开，风笑颜几乎要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没过多久，火光熊熊亮起，与母亲有关的一切都化为灰烬。

除了胳膊上那六个正在浸出血来的字。

风笑颜默不作声地养好了伤，然后突然开始对念书识字无比地热衷，据说她是风家有史以来主动要求念书的最年轻的族人——同时也是最浅尝辄止的。因为那时候她已经学会并牢牢记住了那六个字，就算割了她的头也不会忘。在以后的日子里，那六个字时时刻刻在她脑海里盘旋，所重复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她的母亲所曾经刻画过的。

母亲刻满了整个房间的六个字，其实只是两个人的名字：“龙斯跃，风宿云。”

云湛的决定

“风长青？你的舅父是风长青？”云湛问。

“我觉得我的故事讲得还蛮吸引人的，结果你最先注意到了这个最没有用的角色，”风笑颜有点不满，“看来雁都风氏的族长的确是很出名。”

“我不是那个意思，”云湛忙说，“我之所以对这个名字特别关注，是因为十七八年前我小的时候，曾经以‘风蔚然’的名字在风家寄住过，那时候收留我的就是风长青。不过风氏实在是个大家族，想来即便我曾见过你，也不会留意的。”

“我也没留意到过你的存在。”风笑颜像是赌气般地说。

“好吧，我们回到正题，”云湛打断她说，“原来你对那些独眼人如此关注，是因为你母亲的缘故。而你在逆火修复术上的造诣，也是你试图还原母亲被烧掉的遗物的结果吗？”

风笑颜耸耸肩：“是啊，那时候年纪太小，好容易认识了我师父，就死缠着他要学，后来才慢慢知道，这个修复术也不是万能的，基本上除了文字和图案，很难修补出其他东西来，最后我偷偷从火场抢出来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完全不能复原。”

她说得很平淡，云湛却能想象到，一个三岁的小女孩躲着旁人到废墟里寻找母亲被烧焦的遗物，那会是怎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风笑颜如其名，什么时候都喜欢笑喜欢闹，和沉静稳重的石秋瞳完全两码事，但其实她的心里，却藏着比别人都重的负担。而他也明白了，风笑颜藏在衣袖里的那块伤疤是怎么来的——一个三岁的小孩在自己的手臂上刻字，很难保证伤口不感染，那样的话，就不得不刮掉腐肉，留下终身难去的疤痕。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找到吗？”他问。

“完全没有，”风笑颜用手托着下巴，“看起来，在我母亲被关起来之前，所有能标记她过往的东西都被搜走了，连张纸片都没有留下来。幸好从来没人进过那间屋子，我才能在最后一天进去，看到墙上的那两个名字。”

“那两个名字代表什么，是你的父母吗？”云湛已经隐隐猜到了，“龙斯跃、风宿云？”

风笑颜点点头：“风长青不许我发问，我只能偷偷打听，倒是听到了一些十分耸动的说法，也怪不得风长青对我的父母那么忌惮呢。”

“听你的描述就知道，你父母一定干过些什么让很多人都忌惮的事情。”

“还好，只不过是在他们成亲之后、我出生之前，我父亲龙斯跃一口气杀死了十三个风家子弟而已，并且就在风家的宅院里。风家和宁南云家打一场架，也得死掉这个数吧？”

云湛来了兴趣：“好家伙，他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这好像是风家很禁忌的话题，偷偷告诉我的那个人也语焉不详，但我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当时我父亲带着母亲回到风家省亲还是什么的，总之本来没有恶意的一次行程。结果没过两天就出事了，我父亲好像是和一些风家的年轻人激烈争吵了起来，演变为动手。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手那么重，居然把他们都杀了，一个也没放过。然后他就带着我母亲消失了，从此两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可你后来是怎么回到风家的？”云湛问。

“听说是二十年前的某一个晚上，我母亲突然出现在风家附近，而且已经临盆。被人发现时，她刚好生下了我，但整个人已经变得疯疯癫癫，就像……我后来看到的那样。我试图打听关于我母亲的情况，也没有人敢告诉我，所以到现在，除了父母的名字之外，我仍然没有弄明白自己的身世。”

“这当中肯定有隐情，”云湛皱着眉头，“在羽族内部，雁都风氏与宁南云氏争斗了上百年，早不知死了多少人。被龙斯跃杀掉十来个人并不是特别了不得的大事，为什么他们绝口不让提？又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关于你母亲的一切？”

“而且她只有一只眼睛，同样也是个秘术师，”风笑颜说，“虽然没有证据，但我很难不把她和丧乱之神联系起来考虑。而昨天晚上的遭遇终于让我确认了这一点，那个家伙一定在临死时把我认成了我母亲，所以才会那么惊讶。也就是说，我母亲过去和这帮人肯定有很深的联系，说不定就是他们的同伙。”

“丧乱之神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云湛一脸的苦恼，种种纷繁杂乱的线索快要要把他的脑子搅成浆糊了。风笑颜显然是嫌他的脑袋还不够乱，于是又往里面添了点料。

“对了，我差点忘啦，关于我母亲，倒是还有一点信息，”她忽然一拍脑袋，“我母亲有一个孪生妹妹，叫风栖云。不过似乎她和我母亲一样不怎么和家族亲近，很早以前就离开了风家。我想要打探她的下落，也没人知道。”

“孪生妹妹？”云湛若有所思，“这就更有意思了。”

时近五月。

由于独眼人的离奇被杀，使他们本来答应为国主提供的援助一时间无法实现了，而双方进行的赫然是单线联系，以至于国主完全没办法去寻找他们的同党。他很恼怒，并且严重怀疑一直反战的女儿石秋瞳暗中捣鬼，却又拿不出证据来。要他硬起心肠把石秋瞳一斩了之，又舍不得下手，毕竟想想该女儿还是满有作用的。另一方面，唐国显然也听到了风声，开始积极备战，令国主之前设想的大举突袭、速战速决的战术化为泡影。总而言之，战争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几家欢喜几家愁。

在云湛的强烈要求下，石秋瞳不得已同意他们搬出王宫，住到城里一个僻静的小院，却还是不许两人离开南淮，并且不顾云湛的反对在附近安插了斥候。而风笑颜的进度也变得异常缓慢，因为其后的一些纸页损毁得相当厉害，一天也弄不出几十个字来。她开始有点情绪恶劣，云湛只能想方设法安慰她，劝她不必着急慢慢来。

不过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云湛委托邪教司为他进行的调查有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在此之前，趁着国主还不知道偷袭之事，他先把尸体弄到了按察司，半夜三更地将佟童陈智等人叫起来辨认尸体。他们当场没有认出任何一个独眼人，却迅速为他们画了像。几天之后，佟童派人把云湛叫到了捕房。

“还记得你第一次为了丧乱之神的事情来找我们时，我曾告诉过你的连环杀人案吗？”佟童开门见山地问。

“记得，你们讲过的，就在去年夏秋之交，”云湛回忆着，“光是被发现的就有七起，多半还有没有被注意到的，死者都被挖掉了左眼。”

“其实同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联想到一起，”佟童说，“那段时间，九州各地有一些人失踪了，其中包含一些还算有身份的角色。他们大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就像着了魔一样，抛开手边的一切，立马离开，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现身。”

云湛看上去像是要杀人：“这么说，又多了一件和墟渊他老人家有关的事件了？”

“本来是无关的，但你制造的那些尸体把它们关联到了一起，”佟童举起手里的一张画像，画像上是一个瘦削的老人，“这是那天夜里的一位死者，从年龄来看，很有可能是这群人的带队者。我们很快就查到了他的资料，因为有人在全九州寻访他。”

“他是谁？”

“他叫纬天宁，羽人，是宁州扶风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贵族，”佟童说，“去年夏天，他在主持一次祭祀的时候，突然间起身离去。据说现场很多人都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吟唱声，他们怀疑纬天宁是被吟唱声勾走的。我们已经在联络各地在调查失踪案的同行，看看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发生。”

云湛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找到放在屋角的看板，拿起石灰笔，开始在上面写划。佟童也凑过去，发现他在罗列着一个时间表，一个把到目前为止所有乱七八糟的线索都容纳在其中的时间表。

五十年前：宁南城汤氏灭门案。怀疑与可在地下生存的半植物怪婴有关。

四十多年前：曲家通敌案。曲江离自称编造出丧乱之神的传说，可能因此导致被满门抄斩。

三十八年前：毕钵罗大火。详情未知。

至少二十年前：风笑颜的父亲杀死十三名风氏子弟。

十七年前：风笑颜的母亲去世，怀疑此人与独眼人曾为同伙。

十五年前：皇子篡位案，公孙蠹被杀。详情未知。

五年前：秘术师们内讧引发多人死亡，连衡假死并化名郭凯。

去年夏秋之交：若干人失踪，其后独眼人开始现身制造血案。失踪者中有人加入了独眼人行列。

去年秋天：崔松雪卷入案件，连衡被杀。

今年二月：崔松雪来到南淮求助，被杀害。

“好复杂……”佟童叹息着，“那么多的事件，没有一个有确切的答案。”

“但是它们都能通过丧乱之神联系在一起，”云湛说，“丧乱之神就像是一根长线，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线索全都串到了一起。如果我们能抓紧这根线，也许珠子的模样就能一点一点被摸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要找一下丧乱之神的源头？”佟童皱着眉，“那可不容易。到现在为止，除了这个名字，我们手里只有一个个孤立的事件，以及意外卷入事件的不明真相的人。”

“我觉得有一个人是知道真相的，不然独眼人们也不会试图煽动国主去消灭她的组织。”

“你是说，那位辰月教主？”

云湛点点头：“丧乱之神的信徒不会无缘无故一定要消灭辰月教，而萝莉在我面前始终语焉不详，闭口不谈此事。我感觉，她可能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所以我必须找她聊聊。”

“可她已经离开了，你怎么找她呢？”佟童问，“辰月教主是那么好找的么？”

“按理说她应该藏在一个类似辰月教总坛的地方，我绝对没可能找到的，但现在时局危急，为了保住辰月教最重要的一块势力，短期内她一定会呆在唐国运筹帷幄，”云湛说，“我只要去唐国，大概就有办法找到她了。总得试试运气。”

“那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佟童问。

“帮我调查一下毕钵罗大火案和皇子篡位案的详情，”云湛说，“这虽然是两件悬案，但一定还是会有一定的资料留下来。如果可能的话，公孙蠢的侄儿也麻烦留意一下。虽然我知道，要找到这个侄儿几乎就是大海捞针，但他也是一条重要线索。”

“我会的。”佟童简短地说。

CHAPTER 06
错误

008. [] 云湛离开南淮城之后的若干天，在唐国都城平阳的一家客栈里，住进了一个长袍遮身的男人。这个人的上半张脸都被帽子所遮盖，看不清面目。他好像很不喜欢和人接近，成天躲在房间里不怎么露面，连三餐也是叫店小二直接送进房。按理说他应当毫不引人注目才对，但他的食谱没法让人不关注：他吃的基本都是生的和带血的东西，比如新鲜片下来的生牛肉，不加任何烹调，实在让大厨和小二目瞪口呆。一两天之后，这个客人开始有了点名气，人们都在谈论着他的怪癖，猜测着他的身份。

但刚刚住了两天，这位怪客就神秘消失了，只在桌上留下了房钱。而就在当天，第二家客栈里又出现了一个把自己紧紧裹在长袍里的怪人，由于都看不清面目，没有人知道他和上一位是否同一人。但到了这位开饭的时候，本来由于听到过流言而颇感关注的伙计们却被惊呆了，因为这位和上一个怪客的癖好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根本就什么都不吃，却要求伙计给他捡了很多石头送去——难道他靠吃石头为生？

又过了一天，第三位长袍怪客出现在第三家客栈，同样的扮相，却有了新的爱好：这一位不喜欢自己独个儿呆在房间里发霉，而是成天坐在大堂里，不停地吹着笛子。他那与众不同的形貌戳在大堂里实在很扎眼，加上笛声刺耳，吓跑了不知道多少客人，但客栈掌柜知道江湖水深，压根不敢去招惹他。

好在他仍旧在一天后消失，第四天、第五天……平阳城的坊间流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四处乱飞，甚至有人专门去参观这些古里古怪的长袍客。

到了第六天，第六家客栈也受到了同样诡异的长袍人的骚扰。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来得及展现出任何怪癖，因为他进入房间后还不到半个对时，就有一个不速之客硬闯入他的房里，关上门后，站到他面前，毫不退让地与他对视。只不过这样的对视对双方而言都有些艰难，因为他们的身高差距不少，这位闯入的访客身材只有常人的一半高。这是一个河络，而且是女性河络。

“你不是云湛？”她忽然开口说，“云湛呢？他在哪儿？”

长袍人没有答话，向后退了一步，似乎是有点为难。接着他推开窗户，扔了一张绿得很刺眼的手巾下去。过了一会儿，一声轻响，一个人影从楼下蹿到了窗边，跳窗进来，笑容可掬地向河络打招呼。

“萝漪，我们又见面了，”他说，“谢谢你这么给面子。”

进入唐国国境是一项颇费周折的工程，这不仅仅是因为需要渡江。两国虽然还没有正式刀兵相见，但彼此都已经知根知底，所以从行国出来的人毫无疑问成为唐国重点盘查的对象。云湛找到自己一个做镖头的朋友，混在他的镖队里装成一个普通的镖师，这才曲曲折折来到了唐国的都城平阳城。

他一路上隐瞒着自己的身份，甚至遇到劫道的都装作一副武功不济的样子，被强盗踢了一脚，相信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抵达平阳后，夸下的海口却必须兑现：怎么找到木叶萝漪呢？

别说萝漪，就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辰月教徒，又该怎么找？辰月教徒们不会在脸上刻字，不会在背上插草标，说起来“找到一个辰月教徒，就能找出萝漪”倒是轻巧，具体却应该如何实现呢？

相比九州最有钱的南淮，平阳的繁华程度显然不足，街头能见到的华族以外的外族人更少。这让云湛加倍小心，一直躲在客栈里不敢出去，两天下来除了吃吃喝喝了一肚子，却也没想出办法如何去勾搭出一个辰月教徒来。人的心态总是那么奇怪，天驱和辰月千百年来相互看不顺眼，谁都不愿意见到对方，此刻一个前天驱却巴巴地盼望着自己眼前掉下来一个人见人畏的辰月教徒。

云湛并非没有懒散的时候，但当她发懒时总会在自家屋子里躺着睡觉，像这样关在陌生城市的客栈里发上两天呆，偏偏还心急火燎地等待着行动，实在是度日如年。这时候他不禁莫名其妙地想起：崔松雪在南淮的客栈等待着寻找他的机会时，又会是怎样的心态呢？无疑他会比云湛更加着急，因为他的头顶上还漂浮着死亡的阴云，有一群独眼人在等待着取他性命……

云湛的眼珠子骨碌碌一转，一个鬼点子冒了出来。辰月教徒的脸上没有贴标签，独眼人可是足够醒目。我云湛要找的是辰月教徒，但辰月教徒高度警惕的却是独眼人。假如能人为“制造”出几个独眼人，在城里故意招摇一下，辰月教不可能不知道。

说干就干，他花钱雇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闲汉，让他打扮得像模像样，然后选择了一个客栈住进去。客栈这种地方，永远是最重要的消息集散地，有什么新闻很快就能传出去。云湛并不指望这个冒牌货能以假乱真，正相反，他所设计的那些夸张的行为，就是要明目张胆地告诉辰月教：这是个假货，我只是用这个假货吸引你们注意，邀约你们相见。他相信，以木叶萝漪的聪明才智，肯定能够猜到他的用意。

木叶萝漪哼了一声：“你这一手其实并不高明。我要是一直不愿意出来见你，你再怎么玩花样也没用。”

“可是我相信你会出来见我，”云湛付钱打发走那个闲汉，回过身来说，“我相信这件事现在搅得你很头疼，如果有一个优秀人才愿意和你联手，你一定会认真考虑。”

“我倒是不怀疑这个优秀人才能够给我提供帮助，”萝漪斜眼瞥他，“只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得看这位人才需要什么报酬，尤其是他会不会背着我再多拿一点走。”

“就像你我上一次联手时你对我所做的那样吗？”云湛尖锐地反问。

萝漪没有回答。云湛看得出来，她眉头紧锁，显然正在担忧着什么。而她不断咬着自己的嘴唇，也说明她想要做什么决定，却始终犹豫不决。他也不去打扰，舒舒服服坐了下来，眼睛看着窗外。

过了很久，萝漪终于开口了：“你先告诉我，你和这些独眼人交手几次了？”

云湛想了想：“没几次。我第一次追踪他们到瀚州的时候，曾经和他们前后交过两次手；前些日子，你我曾经一起杀了他们几个人。此外我的朋友风笑颜的师父也和他们动过手，以一敌二，被杀了。”

“那你觉得他们的秘术功底怎么样？”

云湛呆了呆：“怎么说呢，相当不错吧，而且也足够怪异，但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神异。说实话，这一点我一直都在奇怪，如果这位丧乱之神真的足够吸引那么多优秀的秘术师为他送命的话，为什么这些信徒并没有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力量？不是说他们不厉害，而是没有厉害到与他们付出的代价相符合，不用说和你相比了，这些人就算要和我认识的一些其他的秘术高手较量，也未必一定有胜算。”

“所以你觉得丧乱之神也只是个骗人的噱头了？”萝漪问。

“我不会这么说，首先他们仍然都是极其难缠的角色；其次，骗到一两个呆头鹅并不难，要骗到那么多有见识有智慧的高手却不太可能，”云湛说，“所以里面必然会有隐情。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才肯原原本本都告诉我。”

萝漪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今天晚上，陪我去赴一个盛宴。之后我会告诉你一切。”